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with a reddish-orange tint. It depicts two soldiers in a trench or behind a barrier made of barbed wire. The soldier in the foreground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a determined expression, holding a rifle. The second soldier is partially visible behind h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suggesting a night or underground setting.

钢铁子弟兵

第二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

新學子必讀

第二版

讀者服務部

鋼 鐵 子 弟 兵

(第 二 集)

通俗文艺出版社編輯部編

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鋼鐵子弟兵

(第二集)

封面設計：張文瑞

*

通俗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經售

*

書號(文)0206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3 7/8 插頁4 字數34,000

1958年2月第一版 195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47,000

統一書號：T10023·264

定價：(5)四角

出版者的話

中国人民解放軍，自从一九二七年建軍以来，已經经历了在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全体指战員，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鮮血，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詩篇，完成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并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奠定了穩固的基石。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为了紀念这个光荣而偉大的三十年，曾发起了一个“征文运动”，并将一部分应征文稿，在各个报刊上陸續发表。这些文章，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种战斗崗位上，記錄了中国人民解放軍三十年来艰苦奋斗的豪迈事迹，它是一部丰富、生动、真实的英雄史詩，又是一部极其壯闊綢丽的文学巨著。

中国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对于这些应征文章，是特別重視的，除在报刊上先行发表一部分外，并将有系統地把这些文章整理起来，彙成专集。但此事工程浩大，并不是短时期內所能完成的。我社为了使广大讀者能够較先的閱讀到这些瑰丽的作品，特征得“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的同意，从已經发表的征文中，选出一部分，用“鋼鉄子弟兵”作为書名，分三冊出版。

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想帮助讀者对于中国革命艰苦的历程有一个更深刻具体的理解；一方面鼓舞大家从人民解放軍身上，学习他們各方面的优良傳統和高貴品質，以披荆斬棘的精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目 录

打鬼子去.....	董长义 (1)
繳枪的故事.....	戴洪滨 (6)
回忆在重圍中的楊靖宇將軍.....	黄生发 (11)
为了孩子.....	金玉坤 (20)
四百里路奇襲.....	戴洪滨 (25)
森林中的远征.....	林占財 (29)
湖边星火.....	翟学忠 (37)
回忆平型关大捷.....	陈国輝 (53)
首战平型关.....	李天佑 (59)
狼牙山五壮士.....	黑 土 (72)
血战岱崮.....	張善才 (81)
和平使者的遭遇.....	陈德明 (88)
敌巢偵察記.....	焦玉文 (101)
深入虎穴.....	严忠誠 (108)
难忘的历程.....	曾泉生 (115)

打鬼子去

董长义

你問我当年是怎样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嗎？說来話长，让我还是从头說起吧！

九一八那陣子，世道可真够荒乱的啊！小鼻子一进东三省，日子可就艰难了，遍地是胡子，土地也都撩荒了。鬼子兵腊月进哈尔滨，东北軍的丁旅和邢旅在道里和鬼子一接火就撤了出来。真是“兵敗如山倒”，队伍一撤就三个人一帮、五个人一伙地拉出来，占个山头当了胡子。地主的大排队（地主武装）搖身一变，也都吃起黑飯来了。光珠河一带就有什么双胜、四海、亚东洋、五龙、明山、跨海……几十个胡子队。日本兵和胡子攪得人民不得安生。

那年我已經十六岁了，給下半截河李金剑擄了一年青，掙回来一匹老青馬，翻过年我們爷三个——爹、三弟和我——都下了地，忙了一春天总算把地种上了。可巧，又赶上个夏涝，一夏天沒見着太阳的面，地里水汪汪的，豆子光剩个頂尖在水面上晃动着。庄稼是沒指望了，可是，这一家子的七張肚皮总得要填飽呀！要是往常年头太平，上秋时还可到山里采些榛子，摘些山葡萄什么的，担到城里去卖，总还不至于餓死。可是那时，兵慌馬乱的，做买卖的早就跑光了，誰还收它呢！

一进八月，天气越来越冷了，一家人的棉衣都还没招呢！娘又害着病，大家整天愁眉苦臉的，看样子，再呆下去就得全家餓死了。没办法卖了那匹老青馬，爹和娘带两个小弟弟和妹妹回关里老家去，我和三弟留下（他那年十四岁）。走那天正是八月节，要是往常这天正是团圓日子，可是，今天我們一家人却在朦朧

的月光中站在冷嗖嗖的站台上。車开的时候，娘紧紧地拉着我和弟弟的手，死死的不放，哭个死去活来。一家亲骨肉就这样拆散了。从打那，我一想起来娘哭惨惨的样子，我就恨鬼子，他要不占东三省，我们的日子不是过的很太平吗！

娘她们走了不几天，由一面坡来了一伙队伍，说是打鬼子败下来的义勇军，在这整顿整顿就往关里开拔。队伍上有个姓王的，叫王春生，是我哥哥的把兄弟，他看我们哥儿俩在这孤零零的，也没个亲人照看，劝我俩跟他走。他说：“长义！你们俩个跟队伍走吧，有吃有穿的不比在家种地强？”我说：“我不去，你们报名打鬼子，可是一见鬼子就跑，我不当那分窝囊兵！”我心里有个数，当这号兵，捞不到好名声，保你得挨骂。小三年纪小，不懂事，他看人家骑马挎枪的很神气，非要跟去不可。我好歹劝说他也不听，指定要去，没办法。也只好随他的便了。队伍出发那天，王春生来了对我说：“长义！不要紧，大片人馬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交给我好了。”弟弟跟义勇军跑进关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一九三二年的五月间，小鬼子占了珠河，红枪会原先还抵抗了一阵，后来招架不住了，被鬼子的机枪突突死不少，红枪会的首领五撮毛也叫鬼子抓住给活剥了。鬼子把他的脑袋挂在城门上十多天，吓的人们都不敢进城。日本人一进珠河，就修上了碉堡，城门外挂上了铁丝网。进出城得要受检查，看谁不顺眼，用小麻绳一拴绑着就走，十个有九个回不来。乡下也不安静，人们在地里干活总是提心吊胆的，一看见大道上起尘土，便都跑山上躲藏起来。夜里睡不得一个安稳觉，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忙爬起来。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真有点后悔，不如当初跟王春生他们走了，免得遭这罪受。那一年就在惶恐中过去了。

一九三三年我又给李金剑剃青。那一年胡子突然多了起来，被鬼子打散的红枪会，也都变成了胡子。义勇军失败的失败，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已经是烟消雾散了。珠河一带没有了真

正的抗日队伍，鬼子的統治也就更深入了。平时沒有一天安靜，鬼子走了，胡子就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一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在家，山坡下乱哄哄的，馬蹶蹶的叮咣山响，我知道事不好，不是鬼子就是胡子来了，紧忙披上衣服往外跑，正好和进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他推着我的肩膀把我迎回屋里，到屋里我一看，原来是在亚东洋柳子里的刘××。他按着我肩头让我坐下，和我說：“小董，年紀青青的到外边創蕩創蕩，这个鬼年月能享一天福，就受用一天，何必呆在家里受这个肮脏气！跟我走吧！有我保你吃不了亏。”我沒說什么，爹在临走的头天晚上，囑咐我的話，我記得很清楚。爹就怕我們在这乱世道里，走上了邪路。他看我沒吱声，又接着說：“这也是年头逼的嘛，不来小鬼子，誰不想吃碗舒心飯？年月一太平，我們就可以洗手了！”我說：“打鬼子我不含乎，当胡子我不干！”他临走时还說：“你好好琢磨琢磨，多咱想去，多咱找我。”

隔不几天，就听人們风言风語的傳說，有一伙人由宾县孙朝阳（东北軍、投降了日寇）的队伍里“叛”了出来。还带一架机关枪，專門对付鬼子。我一听这个消息后，心可就活了，寻思要能找上这帮人可不錯。

夏景天下地，經常拣到一些紙片子，上面滿是密密麻麻的黑字。我一个也不認識，便拿了回来找別人給念念。那上面写的都是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后边还写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大家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有的說共产党就是紅党，这个党那个党咱分不明白，紅白咱可分的清，只要是打鬼子就是好样的。

上冻时，岭东柳树河子李×福家，来了几十个人，有的有枪，有的空着手。队伍不怎么整齐，花花搭搭的穿什么的都有，可是，人还都挺和气。我估摸着：莫不是这伙子人就是由宾县孙朝阳队里“叛”出来的？莫不是他們就是“共产党”？我想去看个究竟，可又不敢去，一天晚上，李×福到我們这来，找李金剑喝酒。我在北炕上躺着，他俩一边喝着酒，一边閑扯，慢慢的就扯到他

家住的几十个人身上去了。我在靜听着。他們俩說話时把嗓音压的很低，好象故意不让我听见。只听李×福說：“这伙人可規矩啦，不打人不罵人，不說黑話，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給什么錢，炕上沒地方就在地上鋪草睡，沒有枕头就用块木棒子往脖后一垫。領头的叫赵尙志，听說是个共产党，家伙挺硬榔，專門打鬼子。”这跟我猜想的一点也不差，真有这样的队伍，我一定去！这一宿我沒睡好覺，一直想到天亮。

第二天，我到楊树兴家去，他比我大一岁，什么事他知道的都比我多些，我和他談这件事。他說：“队伍我見過，都是老实的庄稼人，河西老孟也在那呢！”正說着老孟就来了。我俩向他打听关于这支队伍的事，他說：“队伍叫做珠河抗日游击队，專門打鬼子，你俩要去我給当个引見人。”我俩答应了，决定入队。

到队伍那天，我俩被編在老孟那个中队（一中队）里。沒来时，老孟就說：队伍自己有軍械厂、彈葯庫。来了十多天了，連枪大栓还没摸着呢！我看見人家老队员擦枪时，自己手就痒痒，想摸一摸，摆弄摆弄，又怕弄走了火，心里可真有些恼火，这算抗的那分日呢？打狼你还得提个燒火棍呀！这赤手空拳的，怎么能上陣交鋒呢！我真想找赵队长問一問，可我又一想，沒枪的又不光我一个，你急什么？老孟看出我的心思来了，他和我說：“小董呀！你着急了吧！枪有的是，跟着赵队长保你有枪使。”沒事的时候，他就教給我和楊树兴怎么使枪。我就爱听扳枪机的声音，咔咔地响的可清脆了。

一天夜里，队伍集合在院子里，小楊悄悄地和我說：“八成今天就去領枪啦！”我寻思可能是那么回子事，就应了一声。这时就听赵队长說：“同志們！我們今天就去領枪，这是个秘密行劲，走路不准說話，不准吸烟。”几十个人鴉雀无声地走着。到張家灣的崗后时，队伍停了下来，赵队长站在前面，压着嗓音說：“我們的軍械厂、彈葯庫就在敌人那里，要打鬼子就从敌人手中夺武器。今天晚上我們就到張家灣哨所夺枪，空手的同志跟

在后边，你們的任务就是存枪武装自己。”我一听，說有軍械厂、彈药庫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只要有枪能打鬼子就行，管他哪来的呢！队伍分三路由崗后向張家灣哨所包抄过去。下半夜一点多，摸到了哨所跟前，我和楊树兴紧紧地跟在老孟的身后，由西面繞了过去。黑暗中看見一个哨兵正抱着枪，在崗楼里打盹呢，老孟一个箭步窜了上去，沒等他喊出声，就被老孟的大巴掌捏着脖子給按倒了。这时，赵队长领着人直闖到上房窗底下，屋里明晃晃地点着灯，麻将牌的稀里嘩啦声，在外边听的清清楚楚。赵队长领着我們进到屋里，猛的一脚把門踹开了。赵队长把枪一揚叫道：“把手举起来！我們是抗日軍，要枪不要命。”随着喊声大小枪都由窗戶順了进来，打麻将牌那几个小子一看，立刻泄了气，把手举的老高。两边炕上躺着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小子还直嘟囔：“叫崗也不小点声。”我說：“这輩子你别想再站崗啦！”躺着的人一听不对劲，便都毛楞楞地站起来，赵队长大吼了一声：“不准动！”他們一看窗台上架着一挺机枪，才清醒过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看墙上滿挂着枪和子弹袋，便跳了上去，拿下一顆嶄新的三八大盖步枪，又拿了两个子弹袋，赵队长站在地中央，向他們講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警告他們今后不能为非做歹，就放了他們。

我就是这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此后，我跟随赵尙志同志在哈东一带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斗争。

（耿怀义記）

繳槍的故事

戴洪斌

一九三五年八月，湯原縣委會應集賢區委會的請求，決定叫我帶一個十八人的小隊，去集賢鎮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在集賢鎮西南二十里的一个小屯子里，我們和集賢地下區委會取得了联系。当即計議如何進行活動。

當時的敵情是这样的：在集賢鎮駐扎着偽騎兵35團；另外，在集賢鎮正西八里的何木林屯，住着个反动地主何木林，凭着他对鬼子的“忠实”，鬼子給他发了三十多杆槍，正准备成立自卫队哩！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乘敵无备，先把何木林的槍搞到手。同时，考虑到何木林屯离集賢鎮很近，有些冒險，所以決定不能强拿，只宜巧取。

这天中午，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只是早上出去到何木林屯偵察的張小隊長還沒按時回來，大家都很焦急。忽然，他兴冲冲回來報告：村里的人都忙着割麥子，根本不知道我們的行動！

事不宜迟，我決定馬上動身。几天來，一直隱蔽在安邦河（离區委所在屯三、四里）河套柳樹茅子裡的戰士們，一个个都按原來的計劃化起裝來。朝鮮族戰士徐光海，長得象日本人，他穿上西服①化裝成“日本指導官”，裴景田同志扮成“翻譯官”，我充當偽“警正”，張小隊長和其他戰士都裝做偽“警察”②。

接着我們認真地做了演習，大家都覺得滿意。出發前，我又

① 日本指導官和翻譯穿的西服，是集賢地下區委會派人到集賢鎮買來的。

② 偽警正和偽警察的服裝是我們過去繳獲的。

一再向大家說：“我們的行動要沉着，要大模大樣地走進去。各就各位，不能亂說亂動。有什麼新情況我和‘指導官’相機行事。”

當天下午，太陽偏西的時候，我們排成一行縱隊大搖大擺地走進了何木林屯。在隊伍前頭，打着一杆偽滿洲國旗，緊接着是“日本指導官”，他的身後是“翻譯官”和我，再後邊便是其他偽“警察”。我們身穿偽警服裝，一個個扛着槍，邁着整齊的步伐，一直向何木林的家走去。屯里人正在場園里垛麥子，忽然看見一隊偽警走進屯來，有的立刻嚇跑了，有的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熱鬧。一路上，隊伍後邊跟了一群小孩子。狗見了我們便汪汪亂咬。

何木林家的大院套好大氣派。瓦門樓，板大門，四面土牆堡有一丈多高，四個牆角都有高大的炮台。還沒等我們走到門口，大概早有人告訴了何木林，他已經笑嘻嘻地在大門口迎接，一見我們就連忙鞠躬、行禮，嘴里不住地說：“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快到屋里！”

這個反動地主何木林，大約有五十多歲，細長個子，留着大胡子，身穿長袍，笑的時候眉毛直動，隱隱露出奸詐的神色。同他一邊往院裡走，我一邊跟他說：“我們警察大隊同皇軍正在森林裡討伐。現在要到集賢鎮和騎兵團聯絡討伐的事，路過這裡歇歇腳。”那個狗地主，一臉諂笑，連連說：“歡迎，歡迎！你們因為討伐才能來到這裡，平時請還請不到呢！”

我和他一邊說話，一邊仔細觀察院裡。在這座大院套裡，有三座大瓦房。正房是一字七間，東西廂房也是各七間。花格子窗戶上都鑲着玻璃，亮堂堂的很是講究。

這時，我們的人都按照原來的計劃布置起來了。在門口，插上了偽滿洲國旗，留下了一個人在那裡站崗。其餘的“警察”都進了正房西外屋。“日本指導官”、“翻譯官”和我，由地主何木林陪着走進了正房東屋里間。

我們一進屋，何木林的一個姑娘正坐在炕上繡花，一見有人

进来，馬上放下針綫活，連忙从炕上柜子里拿出两床緞面褥子鋪在炕上。何木林对她說：“快去！燒一壺開水，把我的好茶泡上，再拿两合好烟来，另外叫大師傅准备飯！”这姑娘一轉身就出去了。

这时，“日本指导官”随便向何木林說了几句，“翻譯官”給他翻了。何木林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連忙点头哈腰，又向“指导官”道辛苦。随后他說：“太君先好好休息休息，喝杯茶，飯好了咱們就开飯。”“指导官”說：“好的，好的！”

不一会，那姑娘拿来了茶水、紙烟。这父女两个忙着又是倒茶，又是敬烟，那个姑娘剛把香烟給“指导官”递上，“喳”的一声，火柴早已在何木林手中划着了……

我們一边吸着紙烟，喝着茶，一边和何木林談着。抽个空，我走到外屋。“警察”們見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說：“警正，有什么命令？”我故意把声音放得高高地說：“弟兄們，大家好好休息一下，等吃了飯，天黑前我們还要赶到集賢鎮去。”他們答应了一声：“是！”

我一細看，吓，好家伙！东牆和西牆上都挂滿了大枪，看样子总有二十多杆，我向战士們使了个眼色，大家都会意地向我笑了笑。

这时，何木林的儿子从大門外搖搖晃晃地走了进来，腰上帶着一顆匣枪，他在院子里迟疑地停了一下脚步，就急忙轉身走进东厢房里去了。張小队长很机警，立刻走了出去。他装着不知廁所在那里，站在东厢房窗外間。其实，他哪里是要到廁所去呀！他是要偵察一下那个小子是把枪放在什么地方去了。

等我回到里屋，这时飯也端上来了。何木林真把我們当成了貴客，招待得很不錯！我們桌上摆了六个菜，除了鸡肉就是猪肉，飯盆里是雪白的大米飯。我又看了看外屋，“警察”們是四个菜，也是大米飯。

我一边吃飯一边問何木林：

“听说何先生打算成立自卫队？”

“还没有哩！眼下我的佃户们都忙着收割，等闲下来就能成立啦！”

“皇军发给多少枪？”我又问。

“三十五杆！”他说。

“都有枪照吗？”

“有！”

我们吃完了饭，“日本指导官”又咕哩哇啦说了几句，“翻译官”翻给何木林说：“指导官很关心你们的枪支，不知保管得怎么样？你们把所有的枪拿来看看，如果保管得好，还要奖励你们。”

何木林哪里知道这是我们的圈套？忙说：“好，好，马上就拿来。”他连忙出去叫把枪全拿来。不大一会，他家的人七手八脚把鬼子发的枪全拿来了。我心里数了数，足足三十五杆。

“指导官”问：

“私枪的没有？”

“没有。要是私枪，我就对不起皇军！”

这时，机灵的张小队长，从东厢房一个灶火炕里搜出一颗匪枪来，往地下一撂说：

“这颗枪的枪照呢？”

何木林一见，傻了眼啦。这是他儿子拷的那颗枪，是一颗私枪，哪里有枪照呢？他“这个……这个……”地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来。

“指导官”这时生了气，说：

“你的心大大的坏了！搜的，搜的，私枪一定大大的有！”

“警察”们立刻动手去搜，又从这里那里搜出了五杆大枪来。

“指导官”更加生气了，说：

“巴格牙鲁！你的心坏了坏了的！你的私枪大大的有，你的什么意思，通匪的有？”

这么一来，可把整个何家的人吓坏了，跪了一地，连哭带

喊，不住哀求。何木林也吓傻了，連連向“指导官”鞠躬說：

“太君！原諒我，我希图少花两个錢，沒有起枪照，我絕不是想通匪……”

我一看这情形，恐怕叫院外的人听见，走漏了风声，出了什么岔子，忙向徐光海递了个眼色。我們这个假“指导官”摆了摆手說：

“你們通通的別哭，再哭死了死了的有！”

何家的人吓的都不敢再哭了。乘这个机会我向何木林說：

“何先生，你不用着急，事有事在。我們把这些枪帶到集賢鎮去，到那里了解一下，如果你們确实不通匪，把沒起枪照的枪起上枪照就行了，随后你們再把枪取回去。”

何木林听我这么一說，覺得事情有点希望，馬上滿臉陪笑，連連向我鞠躬說：

“警正！这件事就拜托您了。到了那里万望多在指导官面前美言几句，您多帮帮忙，把这个誤会解釋过去，您的恩德日后一定补报！”

我含語双关地說：

“何先生，你放心！这件事就交給我好了，管保錯不了，你在家听信吧！”

于是，他給我們預备了三匹馬，把枪馱在馬身上，我們就从何家走出来了。我們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滿了胜利的喜悅。当我們走出了屯子，大家都憋不住地笑起来了。嘿！这么一个奸詐的地主，竟被我們用巧計騙过，沒放一枪就乖乖地弄到四十一支枪，哈哈！这样的买卖太干得啦！

（关山、春曉記）

回忆在重圍中的楊靖宇將軍

黃生發

一九四〇年初，日寇調集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对蒙江以东的山林地区采取拉网“圍剿”。由于日寇从一九三六年以后实行了燒房燬屯的屠杀政策，山林里无数的小屯子被燒掉了。抗联第一路軍接連受到几次挫折，人数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楊靖宇司令員把自己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山林里跟敌人展开了麻雀战。

二月，山林里正是最冷的时候。大树冻得啪啪直响，粗大的树干都裂了縫。林外的积雪三尺多深。一天晚上，楊司令員帶着我們十几个人，到蒙江东一个大森林里去找二路軍的吳主任商討反圍剿的整个部署。在林子里，我們被敌人层层包圍了。走了一个晚上，也沒把敌人摆脱掉。正巧，落了一場小雪，把我們的脚印盖上了。天亮以后，楊司令員高兴地對我們說：“好了，老天替我們卖蹊子^①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在一个密林旁的山沟里，我們住下了。这时候帳篷、火炉全丢了，地上的雪很深，找不到一块空地。幸好，我們还有斧头和鋸，就动手砍树枝在雪上打鋪。楊司令員是最爱看書的，每到一個地方，他把一切布置好，我們安营他总是看書；常在吃飯的时候还不放下書本。有时走着路，前边一停，他就倚着一棵树看起書来。現在我們替他背的一些書都丢了，他再沒有一本書好讀了，就和我們一块搞树枝，講些笑話。

这几天，他得了重感冒，身体很不好。我用一个罐头盒煮了点苞米湯，給他喝了。把一条小皮褥子鋪在树枝上，又找了截木

^① “卖蹊子”是在游击战争中迷惑敌人的一种办法。